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盛翼進𨻶汝參閱

侯給諫奏疏

疏

侯先春

爲審勢量力酌陳今秋防守事宜疏遼左防秋

臣往在京邸、嘗聞諸邊款貢、遼獨當虜、故遼之兵素能戰、遼之將素號敢戰、心竊壯之、乃今詢之輿論、稽

之往事。質之耳目所覩記。則云戰者徒虛談耳。臣備員瑣闥、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俾從諸臣後、得與閑覘之役、臣若循習故事、甘爲欺謾、是負 皇上也、遼民見臣受命以往、謂可徼恩 皇上、拯之水火之中、遂奔走號訴于臣、臣若循習故事、甘爲掩飾、是負遼民也、臣則何敢、顧臣復念事求可。功求成。故終不敢過爲已甚、責人以不可能之事。而强之以必戰也。獨計將來不當復循故轍。令我無辜赤子。再受荼毒耳。臣請先言已事而後陳今秋防守之策。虜自兩年以

來、四犯遼海、蹂踐我內地四五百里、不可謂不深入也、馮陵我郊堡、八九晝夜、不可謂不久也、殺虜我子女凡以萬計、不可謂不多也、肝腦塗郊原、哭聲震山谷、不可謂不慘也、而爲將者漠然不以爲意、畏城自爲衛、閉門待去、未嘗以一矢相加遺也、說者謂虜衆我寡、難與爲敵、似矣、獨不可牽綴之、使賊不得掠取。驚擾之使賊不得安息。張疑設伏、使賊不得深入且久駐乎。縱不能然、獨不可擊其惰歸。邀其去路。使賊不得盡挾我子女以去。粮糗牲畜。悉爲虜資乎。柰何

任其揚揚而來。復任其揚揚而去。如出入于空無人之境也。此遼海人所以切齒姚孫二將、無不願飲其血而寢處其皮也、往事無論已、夫虜犬羊也、受箠則去投骨則來、虜既得志而去矣、今歲秋深必且復來來則其勢必甚。其入必深。何者。習知我不戰。無忌憚也。遼海以東。金復等衛民居稍容。舊號沃壤。虜垂涎非一日。目下奸細接踵。間有捉獲者。僉曰虜謀搶南衛也。則其必由遼海入可知矣。若非預畫奇策。厚集勁兵。令虜疑忌。則虜必恣意深入。遼海一空。金復殘

破如人病後加病遼事將不可為矣夫遼陽海州地勢平漫無山險可恃無邊墻可守遼海兵馬寡弱必不能支非大營兵不可且遼海亦鎮守地也遼海失事亦鎮守責也臣請下明旨命鎮臣于八九月傳虜之初即盡率所部兵馬移駐遼陽城中虜信漸急則率營中裨帥軍于遼海之中遼陽副將軍于遼陽之北海州叅將軍于海州之東各據要害互相犄角不得株守城中逗遛觀望又檄開原鐵嶺將領移軍瀋陽等處金復將領移軍耀州寬奠將領移軍析木以

備策應各城止令守備官督率部兵城守不得籍口
貼防以分兵勢倘虜聲言西掠以牽我師則令廣寧
錦義各城將官人自爲守或遣一裨將率兵千人號
五千人虛張勢焰以爲聲援蓋廣寧境土磽瘠行掠
無資錦義向遭殘毀地土亦狹決非諸酋窺伺之地
縱有入寇百千計耳本城兵馬自足捍衛無庸過慮
往歲處處貼防愈分愈寡正欲爲口舌以逃不戰之
罪今秋更不得援此爲例也况遼海河西緩急迥別
大舉窮犯利害較然此不能料焉用彼將哉虜情告

急。則當令大營裨將與邊海將領。各領兵二三千。分屯近邊。聯絡散布遠不得過數里。晝則多張旗幟。夜則多設大鼓。以張威焰。虜必心疑不敢徑入。而我惟明烽燧。嚴哨報。清屯野。靜以待之。如是而虜恃得志。聯營直入。則令我兵倐忽潛伏。姑勿與戰。惟秣馬蓐食。繕甲厲兵。徐俟其變而圖之。虜入我境。必恣攻掠。馳驟無停時。格鬬無遺力。其勢必困。夜宿我境。昏昧莫辨。易險莫知。其心必疑。馬之水草不時。芻聚不飽

虜入犯飽

掠後夜多酣寢切之良易

皆病倦也。其馬必憊。我于此時。先選降夷或勇士數

十人。衣胡服。各負火砲。潛逼虜營。約以中夜舉放。我軍五合六聚。鳴金擊鼓。喊聲振搖。從而擁逼之。眞若飆風之陡發。怒濤之驟注。雷霆之奮擊者。彼危疑中。重以驚擾。人馬不相顧。戰具不相親。有風靡而走耳。預勑我軍勿貪首級。勿邀人畜。惟大震鼓喊聲躡虜遁跡而追之。則彼魂摧膽落。氣奪勢窮。必有失馬之鞍勒者。失人之盔甲者。天明掠殺之。皆我有矣。彼所掠我根食牲畜。必且棄之道路。彼所掠我子女。必且乘勢逃回。即久爲虜掠。用以鄉導。亦將倒戈相迎。復

我版圖矣。必如是而後可一創虜。遼人猶有生氣也

此亦不過牽綴之不得深入且久駐耳。計今遼中兵

力。尚堪辦此。臣故曰非責之以不可能之事。不量衆

寡而強之必戰也。若夫虜至則嬰城自衛。縱敵殺掠。

虜去則拾取一二老病遺賊。或強奪屯民。打死零虜。

或割取華人被殺首級。假揑粧點。名爲堵截出境。非

惟逃罰。且以報功。臣不知其爲功也。臣又見邇來每

以堅壁清野爲辭。夫堅壁清野者。兩軍相持。深溝高

壘。且俾野無可掠。將以老其師而坐困之。非謂嬰城

自衛縱敵殺掠兵反在內而民反在外也而況殺掠踰萬野亦未嘗清也野未及清何取堅壁借以自文將誰欺乎此又將官脫罪之術而遺人受禍之源也令無今次論功當以張威堵截虜不入境為上雖無斬獲即有損傷定破格陞賞夜擊驚擾虜即出境及救回擄掠多人者次之一體陞賞上不能堵截次不能驚擾止擊惰歸邀回被虜人口及有斬獲者功罪相準其有嬰城自衛縱賊殺掠及割奪首級粧捏報功者必究問如律明正典刑以警將來不宜寬貸延

督臣疏謂大小提功，俱免叙及，殆無疑忌而可盡言。此誠確論。臣謂不特督臣，即撫道亦不宜叙也。蓋撫臣者，所以稽察將官。而司道者，所以佐撫臣稽察將官。若與將官同功罪，則彼此顧忌，即撫道無邀功避

世宗特勅鎮督撫果得罪故武弁愈驕不服節制良有以也

罰之心。而承委查勘等官，孰敢不為蒙蔽者耶。如閏三月十五之事。説者尚欲報功，而撫道據實引咎者。似不可槩責之平時也。倘後撫道以稽察得實為功。不以發揵為功，以扶同隱蔽為罪，不以損失為罪，則勘官不至迎承。而將官無所假借，賞罰嚴明。人心振

肅。而邊務尚可整頓乎。不然上下相蒙。習爲欺玩。遼東之狼狽。臣不知其所終也。臣閱歷地方。目擊殘破。秋來虜患。急在燃眉。此誠存亡生死之關。義有不容默默者。然臣此言。皆量其勢所可爲。力所能爲。終未敢過爲已甚。而責之以必不可能之事也。遼左僻在關外。天各一方。萬里君門。無由籲訴。廟堂之上。不聞殘破之狀久矣。臣復不言。謂遼左生靈何。謂皇上任使何。遼雖彈丸黑子之地。實京師左臂。關係匪輕。伏惟聖明留意焉。臣愚幸甚。

清馬政以裨邊疆重務事

遼左馬政

臣奉命視師遼左自入境以來廣詢博訪僉謂遼之最急者馬而遼之最不堪用者亦馬遼之最耗國儲者馬而遼之最累軍士者亦馬嘗與撫按諸臣蹙額而語扼腕而嗟思一爲之釐正也久矣近接兵部職方司手本該本部題覆閱視山西科臣張貞觀疏爲孤鎮軍實剝削已極等事內稱將官販易爽馬之需軍士買補營馬之苦通行酌議應叅將領據實叅治仍酌爲釐弊甦軍之法另行題請等因到臣該臣訪

得向年遼東馬市利歸權勢前撫臣顧養謙廉其弊而救之用銀二萬兩官買軍領誠良術也奈何一法立一弊生勢有必至而腥不除蛇不袪物有固然是故虜方傳箭將入市也正安堡遊擊鎮靜堡守備利其好馬要于境外選買之此其弊在本管官虜既報箭已入市也則尊官貴戚家人門胥遴其好馬搜于市場先買之此其弊在權貴自餘非老則病不瘦則羸先儘正營諸將官二三十人而後及富商各將官所買則發之右屯衛備禦搬軍牧放多者百餘匹少

者數十匹遇有軍或家丁倒失馬者徑自給散迨其解驗印烙大者扣銀二十兩小者扣銀十六兩仍外索稍銀此其弊在各將官至于富商所賣則撫臣委官一員同廣寧備禦闘不使出照依原價買之亦索稍銀而委官不勝其私賄熇紛然度馬有利可別售者放而去之瓶利衆所棄者擡價濫收甚且以巴老弱私易壯健此其弊在委官富商夫私公之蠹也弊害之府也利于私必病于公有其弊必有其害是故上而國也歲發太僕寺馬價銀一十一萬兩其初則

買貨委官扣俵者十之一二其既則前項各官扣入者十之六七馬隨補隨倒銀歲耗軍不得霑分毫誠哉國之漏孔也害國莫甚矣下而軍也馬總領即有倒者養二三月或數月倒者即不倒而老弱棄之不可飼之無益以有用芻粟飯無用馬匹甚且稍銀之加添倍徙官價貸軍不勝勒索有鬻妻易子以償者有鬻妻子不足繼之以逃且死者又有奸軍藉口索詐戶丁并其戶丁鬻妻子而逃且死者抑又民之陷弊也害焉莫甚矣是該部所稱將官販易夷馬之蠹

軍士賠補營馬之苦、遼中與各鎮同也。而所稱蠹弊甦軍之法、則遼中有獨難者、將禁將官。而將官有所不能禁、將責司道而司道有所不能行、將收良馬、而良馬必不能收、將革稍銀而稍銀必不能革。臣何敢以虛文塞責已也、蓋遼中事勢與各鎮迥別、隔遠關外、僻在海隅、武弁則如蝟如蟻。文官則如參如辰、真有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故雖以撫臣之重、按臣之權、而法不能盡行之于下。情不能盡達之于上也。即臣奉命視師半載、而法亦不能盡行之于

下情亦不能盡達之于上也故臣焦心蒿目蚤夜以思求所以爲釐弊甦軍之法者而卒不得其要領也無已則有一焉蓋將官之得以販易夷馬而恣無忌憚者雖內法令不行亦以官買之馬少而所不買者多也軍丁之所以買補營馬而不勝苦累者雖由處置之無法亦以官給之馬少而所不給者多也夷市之馬孰非朝廷之馬奈何棄實利而甘受實害乎邊境之軍孰非朝廷之軍奈何給馬者十一而給價者十九乎且遼東每歲京運馬價凡一十一萬七千有

奇價非不足而何有于一萬兩也合無自今以後凡（款市後宜大亦有夷馬太多之患然每歲銀限之）夷馬盡數官買之將官富商不得私買一馬有私買者即以私出境外走泄事情論凡軍馬盡數官給之將官富商亦不得私賣一馬有私賣者即以私賣戰馬論此法行而後弊可革弊革而利在其中矣私買既禁收馬自良利一價無高擡馬價自省利二馬少瘦駑操馬克實利三馬由官給軍免稍銀利四倒死漸少軍不賠償利五馬無私收軍不受累利六收馬愈多子銀愈積利七蓋禁其買則富豪不得賁緣爲

奸。其不然者。不至要境外。搜市場。以極于退壯健而收老弱。不止即百法懲之。其弊固在也。禁其賣則富豪不得借戶索勒。其不然者。不至扣官價。索稍銀。令民鬻妻子而就逃亡。不止即百法革之。其弊固在也。由此則官與民兩利。由彼則官與民兩害。其大較可覩已。倘謂王者不盡意以遺民。不安盡買夷馬。則臣未聞棄利而趨害。廢國法以利奸民也。且今內帑空虛。國用匱乏。方求生財節用之道。而遼東兵餉預支四十餘萬。皆由此輩耗損致然。尚可借寬大以濟奸

貪耶。況克操馬惠貧軍，其利遼左生民更大，又有不止利國者耶。寧為將官拓外庇，不為國家塞漏卮。寧為將官開利藪，不為貧民除陷穽。臣不忍也，臣聞治道去泰甚，語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遼中馬市不調，且泰甚矣，去泰甚而更張，此其時乎。若謂不須更張，不必盡買夷馬，稍一禁約，夙弊頓清，是不過借華禁之虛文，掩一時之耳目，以欺　皇上也，臣有死不敢也，臣竊謂不欲釐弊甦軍則已，誠欲釐弊甦軍，舍此更無別法也，但此法未行之先，害

于國與軍甚大。而利于將官亦甚大。此法一行之後。利于國與軍甚大。而不利于將官亦甚大。是在朝廷之上。斷而行之耳。伏望勑下該部亟議施行。庶馬政清而戎務大有稗益也。臣不勝大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李雯舒章　選輯
嚴　　𠏉鋭子參閱

史玉池奏疏

疏　　史孟麟

專職掌廣言路以防壅塞以杜專擅疏　專職掌廣言路

臣惟國家張官置吏以為民極獨有官守言責二者而已官守佐天子以理天下而其職欲專不專則散

且亂。亂則竊弄者得而收其柄。言責佐天子以正天下。而其路欲廣。不廣則隘且私。私則僥倖者得而逃其奸。（此數言蓋指江陵也）臣自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臺諫象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議者傷之久矣。賴

皇上易置輔臣。嘉與天下更始。於是事權歸六部。公論聽科道。舉朝欣欣。各思自勵。或亦易亂而治之幾也。迺者以建言非人。嚴旨切責。因謂近來士習好言。（是時攻江陵者皆致顯擢）皆因以言獲罪者。往往驟致通顯。令後還要辨別眞僞。較量人品。稽查職業。無徒取其空言。以啓僥倖。信

斯言也。必朝廷無過動。大臣無過舉而後可不然。其
阻塞言路之階乎又輔臣建議。欲各部會議會推。着
九卿科道掌印官類奏。以杜專擅。信斯言也。必官府
皆正人。盈庭皆君子而後可。不然。其收攬威權之地
乎在輔臣或以一時意見之誤。而勢之所趨。有不至
收攬阻塞不止者。臣請為 皇上終言之我 太祖
罷中書省。而設六部以分庶務。恐其專也。而官各有
職。職各有掌。不相侵奪。不相干越。則又惟恐其不專。
蓋以一事而任一官則專非為害。即以一官而敗一

事亦罪有所歸斯　祖宗分職之意也今一則曰各衙門各書所見一則曰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道旁築舍三年不成即有誤者誰執其咎聽自上裁旨由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閒者內托上意外誘廷言（此則別有所指）又誰執其咎又設有馮保張居正者負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符同附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且會推發單之說前者已行以勢不可而止奈何於今而復欲行之乎臣

竊謂職掌自各部專之則非以爲專擅而不專則必有專之者乃所以資專擅故曰類奏取裁之議不可爲法也是收攬威權之漸也我朝設六科司言十三道司察而又令科道官得以風聞言事專其言也至於百工技藝之人亦得直至御前奏事而又未嘗禁人之言蓋其人是而其言亦是固裨益於朝廷苟其言是而其人卽非亦何傷於國體斯 祖宗求言之意也今一則曰觀望成風一則曰空言僥倖則是以一人之非而欲盡廢其言以一人之言之非而欲併

廢直言之人借如大臣奪情一時五諫臣七翰林之疏俱非臺諫其謂之職業耶空言耶非耶奪情抗疏諸臣致身卿相豈曰無人而鄒元標伏在下僚同於禁錮其謂之通斷耶非耶抑量其人品耶即今經畧大臣借任事以逃公論人知其非而御史郭實竟以直言見謫其果眞耶僞耶抑非其職業耶且禁止建言積非一日人心痛恨莫切於斯奈何此時復以一言者非人而遂欲效之乎臣竊謂言官有意辨之則害貽於君子即不辨之而天下自有辨之者倖必不

及於小人。故曰觀望僥倖之言。不可爲訓也。是阻塞言路之階也。語曰毋爲禍始毋爲亂階。又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昔仁宗命夏原吉擬旨。原吉輒擬某部知道。或以問原吉。答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後取自上裁則事有所分權不下移。噫此大臣欲專職掌之遺意乎。英廟朝。曹吉祥擅權。有投書指斥時事。吉祥請榜購告捕者官三品。大學士岳正呂原諫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下妖言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

爲戒。事遂止。此閣臣欲廣言路之遺意乎。而孟子之稱樂正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故一已之善其善小。能容天下之善其善大。倘臣言可采。亦輔臣優於天下之資也。且輔臣亦嘗建言矣。嘗欲以政事歸各部矣。必懷原吉之慮。存岳呂之心。臣之言。期於共成其是而已。非與之論是非。爭可否也。伏惟聖明垂察焉。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建儲

爭國本疏甚多不能詳載僅錄一二此篇亦有名故

臣惟冊立大典。貴協輿情。舉言僉同。自爲至論。自正

以之月二十六日、 聖諭甫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前後數十餘疏、蓋以必不可行之事、倒見於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激於義誠愚 聖覽未遍封章、撮其總歸條爲問答、竊佐萬年之計、敢希一夜之觀、問曰、元輔王錫爵所擬待嫡封王 聖諭是乎、答曰非也。朝廷舉動。必守 祖宗家法。而爲後世慮深遠。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先正名。繫人心也。乃不立長於今日。而待嫡於將來。欲令 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爲王。輕國本紊

名分壞　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於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則　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　皇考穆宗以裕王登極斯何以稱焉答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冊立元子爲　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即　皇考第三子爲景王是　皇考非以元子爲裕王同太子而封王者也　皇祖蓋立太子於初年非晚年而猶不立也是豈可爲待嫡封王者例乎問曰然則　祖訓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祖訓法律全文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

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姦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告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　君位朝廷即斬姦臣按此乃藩王入繼大統如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　祖訓也臣下引之則誤　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有長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而待之將置長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　藩王有之　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爲王世子如

引斷明確

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爲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爲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爲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親王可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歟答曰是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重統緒而長不可先嫡無民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至於朝廷則不然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副故帝王即位即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長子誠謂

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不復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復稱嫡。卽藩王亦何嘗不重長哉今以東宮而援繼統之條。天子而襲藩王之例其避　祖訓耶。非耶。無乃非　祖宗憂天下心乎。問曰嫡之不可待既得聞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稱。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子孫而承祖宗也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之官而祚之土。俾稱藩臣今　皇上繼體者元子也

不可爵其可王王則卑元子亦卑　皇上。皇上所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則當以何地王之故皇三子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王也。問曰允若此。則元輔所擬　聖諭誤矣。其所引元子拜嫡之說。或可權宜行之。而奈　皇上不聽何。答曰。非也。誠　皇上所謂非光明正大之道也。蓋中宮敵體　皇上。有子則已子爲嫡。庶子爲庶。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即嫡何待拜而後子乃爲太子耶泰與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帝。典冊所著。指爲厲階。奈何以漢宋一

二偶爲之事。爲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孽耶。問曰、是無難知、然則　皇上曷爲而權宜、元輔曷爲而曲引、廷臣曷爲而固諫。　皇上曰被誣、元輔曰蒙謗、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其說。答曰、　皇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爲　皇上一身。非爲元子一王。非爲輔臣一旨。誠恐作法自令。流弊無已。倘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子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爲賜書。如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

策。如閻顯之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覬覦儲位。如魏王泰之伺承乾乎。寧保無秘語不售。構獄株連。危言惑上。如李林甫之誤玄宗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乘其倉猝。援立所厚善如司馬光之所慮者乎。寧保無羣小窺伺。耳屬於垣。樹功藩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於此。誰任其咎。試使 皇上而念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討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其

斧鉞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答曰、祖宗朝立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即立。立時中宮俱在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母歷長。晚年亦不聞以嫡出兩儲。宮闈中自有家法。皇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宮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於萬世宗社之計。而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敵。皇上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

此亦人所難言然處置宗事在我朝列

嫌因當有意

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為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魯漆室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據理執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中宮為解。以封王為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子冊立之期。壞 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忽主器悖正名。緩教諭之義。啓振蕩之端。無漆女憂魯之心。

而犯屈建逐免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問曰然則何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於寇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廷臣不可也唯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肯而仁宗立英宗爲太子韓琦力贊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人與知願　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琦之忠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許少微奏疏

疏　　許弘綱

西夏叙功敬陳末議以重爵賞疏

平哱功次

臣聞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爵賞何如而已當則威王封一即墨而齊治濫則肅宗偏給告身而祚衰人臣任職非事敗而同其罪者不當事成而同其功後世等功賞於覃恩循襲故常曲全體面人主既輕授之臣下亦輕視之于是乎名器愈濫而事功愈不可成國家承平久矣上大夫固不習兵寧夏變興中原震動召四方之兵歷三時之久始克蕩平叛謀夫孔多羣方畢舉非若宸濠寘鐇之捷沉定而消神武而

莫測也說者以為宗社之靈詎不信歟然茲役也九塞安危關係不小奈何以平日邊功視之特一將臣子不宜重自矜詡以多取數于朝廷貽將來口實耳先是總督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禎各疏報功次頗號詳明然一嘉諸鎮之勞一陳欽遣之伐意見不無異同昨該按臣劉芳譽奉旨覈寔奏報獨詳按事情別陞賞直書特書大書不一而足犁然備矣臣等事關職業日逐看詳下採公評上引繩墨可無一言塞責乎然行間將卒出萬死一生即賞疑固當從予況

經覆覈寧復有他雖數近五百員名臣等不敢苛論論其大者夫舉衰者必挈其領敘事者必引其端方賊之初反也一鼓而下河西四十七堡勢且炎炎燎原不犄其前不角其後惟嬰城自保而後賊可圖也則當敘遏賊之功巳而賊急勾虜虜堅助賊賊俯而戰我仰而攻殺士卒萬餘而城守自若不一離其腹心何以使之內訌而變作則當敘間賊之功大俘獻矣劉許誅矣羇令哱民少延得毋養虎遺患而片紙寄授禍本悉除小信小慈何足論也則當敘滅賊之

功過賊之功。蕭如薰尚矣。來保之守靈州。李昫諸人之收復城堡。是其次也。退虜之功。李如松尚矣。麻貴之力戰。董一元之搗巢。是其次也。間賊之功。周國柱尚矣。李登王英夏之時等。是其次也。滅賊之功。原出葉夢熊獨斷。而諸將之乘機戮力。抑又其次矣。若諸偏裨自不得與大將齊衡。提督總兵自不得與督臣並論。而總督巡撫監軍三臣者。全軍皆屬駕馭。成則一體論功。正不必以某事某策分彼已較低昂。此輕重之等也。府州縣各效微勞。則敘李崇德等八人足

矣。列城循吏。宜闕之以需別項之薦章。各司道共奬厥美。則敘楊時寧劉光國等十人足矣。其餘方面。盡置之以待將來之表樹。各差御史。苟非身與勛勤者。決不希恩督撫諸臣。上係奉旨徵調者。必能讓善。王承舍吏書紛然白簡。雖云往例。寔係陋規。所當釐革此詳間之辨也。（寧夏之功說者以爲葉李奕攘竊之功）魏學曾功魁罪首。業已鑒自聖衷。然被罪則救者連章。敘功則贊者交口。人心如此。公論可知。蕭如薰傾囊以鼓戰士。奮勇而斃渠魁。臨期則蹇蹇王臣。居功則恂恂處子。一時名將。寔鮮其儔。類

敍之中。信宜有優異之典。蔡可賢趙英麟董一奎等，雖經廢革，或難以過而盡掩其功，俞尚德向稱鼓譟何遽以功而盡掩其罪，此權度之準也。至如臣弘綱者，挈瓶之智，既不如人，汗馬之勞，無能爲役，若以本等章奏，目濫署名，則自朔方告變以來，封事日盈几閣，將言言而按之，人人而秩之耶，且國家既設兵部，又該兵科，無非欲其事共參謀法相印証，故必身居（知大休之言）寵辱之外。而後可以定人之罪，次人之功。若賞云則賞，陞云則陞，彼諛此徇，雷同爲利。 陛下亦何賴焉，

夫驅命難同瓜菓。敝袴必待有功。爵賞一端。明主斤斤愛惜。今有事則將士暴骨于原野。儒者袖手于廟廊。事定則棲魂沙漠者。未沾片語之溫。而錄錄因人者。濫沐逾涯之寵。欲以抑貴近勸勞臣使天下望風畢命斯亦難矣臣觀　二祖之朝。非戡亂大功。不輕議賞。即世宗平倭之役。初奉欽依擒王直者許封伯爵。及直就擒。賞格頓稱簡易。國家恩何患今日之不隆。患將來之不繼耶。年來些小邊功。輒叨上賞。士大夫習而不察。日取盈焉。竊是役也。宜中外之有越志。

中朝拜恩上之恩誠為可恥

神宗時如平倭平哱平播

伯爵可也此疏其亦不甚滿於柴龍澤乎

臣等以爲　陛下宜稍節之仍乞著爲定例以後按
臣勘功止敘在外文武員役至於閣部　恩命則斷
自聖心司屬等官則聽憑部覆不必一槩稱敘襲故
導諛是或一道也夫功成議賚通國讙呼臣等何心
獨云慎重喜勝易多溢美之詞戰勝易多溢格之賞
明主論功亦求其當而已若曰操文法以茂邊功博
名高而圖自樹夫何敢哉

兵事方殷敬陳末議以濟勳勦疏　平嘷机宜

臣本樗櫟待罪山林荷蒙　陛下拔臣于病廢之餘

授以兵垣之長軍旅雖云未學當官寧遂無言然臣非躡足行間不敢臆說特言其仰贊廟謨執樞而廣運者耳廟謨大端惟聽言用人兩事聽言貴廣今則愈廣而愈淆用人貴專今且旋用而旋惑此臣所未解也夫盈庭之議誰非殫赤而抒忠然甲可乙否尺短寸長奈何而不持之以堅定邪古之君臣其運籌握勝于密勿之上天下固有所不及窺而神閑氣定于當事之衝天下自有所不及辦今一題一覆已屬漏師此是彼非譁然聚訟羣策因屈羣力議論大廢

成功。一有兵事廷議紛紛使邊臣無所措手足[illegible]臣請自今以往寧夏軍務姑付彼中聽其隨機應變以責成小進勿急。小敗勿撓。小費勿惜。苟其據實上聞。不必遙相駁詰。諸臣條畫。毋論談倭談賊。明勅該部愼爲題覆。須洞中肯綮。然爲施行。間或事屬疑難。共當商確。臣等會同該部該科于軌房而相印證。必其意見不合。然後另疏請裁。固不敢諾諾以雷同。亦不必曉曉以炫異。庶百官之心志寧一。三軍之耳目靜臬。不中制。不外牽。蕩平可立待耳。昔趙充國漢庭老將猶曰兵難遙度。趙括馬謖非不燁然傾聽。識者預

料其不終。夫兵詭道而陰用。談何容易也。譬之奕棋。一人當局。十人譁而敎之。鮮不敗矣。況旦暮形勢。煙雲倏忽。未臨敵而設機宜。猶未見棊而談應着也。可盡曰旁觀者明哉。偏執之時利用謀。淆亂之時利用斷。此臣所前而借箸也。寧夏一節 陛下主之以總督矣。又爲之聚二三都御史矣。庭遣一監軍一大將矣。當今豈患不多人。患人多而見未盡合耳。忌撓一旨。凜若秋霜。孰不驚戒。功名利害之念。人人有之。彼封侯求卜誰氏。勞苦莫辨。功高容或互相觀望耳。今

第勅撫臣朱正色會同蕭如薰專心禦虜虜退即敘
上功沈思孝督率司道等官專心餽餉餉道不絕即
○○是時魏揔皆已逮矣若又紛紜功必不成○故
敘上功葉夢熊會同李如松專心討賊賊平即敘上
以○分任責之使功罪易明
功雖犄角互相為用呼吸彼此相通而事權既分功
罪易見謀猷競展猜忌不生固一筭也若又紛紛調
遣竊恐更置者倉卒不辦在事者懈怠灰心師墮厥
聲敵乘我隙杞人之憂莫尾所從矣方今薊遼督臣
聞毋憂順天撫臣有歸志倭變剝膚去留關係此又
臣之所汲汲也再照師之制勝有緩急而志氣不可

以不揚、今寧夏合數道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曠日持久、無所見功、師已老矣、而糧餉不繼。飢病奄奄、救死不遑、安能制敵、撫臣未正色所報、讀之令人寒心、陛下以專殺付督臣、軍威應稍立矣、若巡撫不至枵腹吞聲、隱憂可勝道耶、古之明將、往往與士卒同甘苦、共勞逸、甚至吮癰疽、編妻妾、而後有投石超距之鋒、有折馘執俘之績、今何等景象也、臣以為　陛下宜亟敕諸臣、速備糧餉、以安其心、便宜陞賞、以作其氣、而又明著詔令、但務成功、不拘常格、事寧之日。決

不輕信謗書，斤斤文法。然後將得盡行其志，士得淬礪其鋒，寇始在吾目中耳。至于倭雖窖迺，然兩虎相鬪，雖強亦疲，我之內防須有次第。搴旗陷陣，騎誠不如步。北兵誠不如南兵。然使不先具餉而廣募，兵既集兵而始待餉，是更生一敵也。覆轍相尋，後車當戒。乞勅戶兵二部大臣，同心計議，毋更空談抵牾，此皆目前要領，臣是以首言之。

計典乍竣，衆志方新，乞崇寔行，以端士習事 察典

臣初入該科，會逢京察，先是咨訪四出，議論繁多，眩

惑恫疑人人重足加以無名揭帖相望通衢而傾危幾成俗矣幸明旨申飭再三當事諸臣公明長厚一時別白較若鑑衡而人心於是乎大定虞廷黜陟其蔑以加此矣願念斯時也風波始息朝署一新是沐者彈冠之秋浴者振衣之會也轉移化導詎可視為緩圖昔人有言貪夫殉利烈士殉名蓋士之趨朝猶賈之趨市也百變而百趨之疾於影響臣不敢遠有所引姑就前此六年之內人情變態為　陛下陳之壬午以前權奸在事黨同伐異閃爍動人天下之人

以爲時之所尚者或在彼也（論此數年中風俗爲確）於是乎媚竈乞墦甘心罔上苟蒙一顧罔恤生平即鄉黨自好者流猶或望而趨之故其爲習也奔競而可鄙　陛下一旦鋤根擯斥此周曾不移時而奔競息癸未以後泰運方亨引用老成復諸擯棄天下之人以爲時之所尚者固在此也於是乎悻悻立名高自標榜爭蹊取徑漸失本真即假瑜相半者流猶將襲而取之故其爲習也矯激而不情　陛下一旦塞速化之途嚴出位之禁曾不移時而矯激平夫奔競矯激二者則有關矣此

望彼趨。神於倏忽士習之變。何常之有。今之簡汰而議黜者。詎不足爲永鑒哉。然而士當事時。奔競不可。矯激不可。則其囂然嗜進之心。與夫勃然遄往之氣必將醞蓄騰湧而未能頓消。故士習巧僞。致煩明旨議論紛起。上惕聖衷。此其彰明一驗也。臣嘗謂人情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不流於此。即流於彼。不潰於東。即潰於西。即瀦爲江湖。滙爲巨澤。而怒濤驚浪猶且日夜嘶號。故夫善治水者。非壅閼遏絶之難。而疏通利導之爲貴。善敷教者。非振刷防範之務。而潛

消默化之爲先。陛下試爲今日人心計。將待六年之黜陟防之乎。抑導之使歸而後已耶。誠思有以導之、莫若崇恬靜以消其競。敦本寔以袪其深取。夫不役於世味者而尊禮之、以示其的、流濁而務澄其源、則無乎勿清矣。縱禁而務尋其緒、則無乎勿理矣。蓋人之難知也、似是而非者亂之也。故孟子闢鄉愿、而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中庸定君子小人之介而蔽之以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夫謂之闇然、初何加於日用常行之外、然而言君子者必歸焉、謂之的然、

豈無烜赫動人之事。然而言小人者必歸焉。蓋篤志潛修。與立異近名。本來原自迥別。實心任事。與矯情干譽者。究竟終必殊科。此誠僞之間。識者辨之早也。今天下皆知君子當用。而恒不快其闇然之迹。皆知小人之當遠。而或偶中其的然之机。皆知鄉愿之可惡。而或難於似忠信廉潔者之非刺。何惑乎人心之愈趨愈變。而卒無定歸也哉。伏乞特勅該部。乘茲儀汰。咸與維新。自今考察之後。一應進退人才。寧定毋華。寧拙毋巧。遏之於舉世之所必趨。而察之於人情

之所易忽當官慎矣、必細覈諸月旦議論是矣、必夷考其躬行、一節奇矣、必歷稽其素履、其才果眞則高明沉潛、品不同而同適於用、豈容操一轍而廢百途、其質本贋、則果敢脂韋、弊不同而同害於事、豈容狥一曲而開衆竇、迹之所在、有甚不諧於俗者、要其心原無所爲、則雖異猶同也、毋使椎朴孤介之士、一槩混於庸人、而終身蟃屈、以爲天下之戸寃、一時行事、有若大異於人者、乃其心、旁有所覬、則雖義亦利也、毋使色取行違之輩、一旦竄入君子、而借其赤幟以

塗天下之耳目、蓋士之挾筴而來也、疇不欲托諸功名以垂不朽、而乘机搆會、本無定趣、故欲使天下之拱手揖讓而輕功名。不可能也。使天下之尋塗索軌而不以便捷爭功名。猶可能也。轉移化導、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抑臣猶有說焉、進退人才者、部院事也進退大臣者、　陛下事也、大臣之品不同。有以德勝者。有以才勝者。德勝者落落難合。恒無以結人主之知。而才勝者。特達圓融。必預獲夫先容之助。故知人則哲。自古難之。昔文帝漢之英主也。而季布先朝舊

臣也一人譽之則自河東召至闕下一人毀之則自闕下遣還河東布卽曉曉面陳竟置勿察彼其一人之身而毀譽倏忽愛憎隨之況積毀與羣譽者哉故明主之簡用大臣無他術也愼其愛憎而不以毀譽則善矣臣願　陛下以振刷吏治之心致詳於視聽以明察萬里之用旁燭於幾微可否付諸外庭是非公之天下則疑間不生舉措悉當而衆賢不抑於朝治化不孫於上理者未之有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